

前 言

我首先要声明的是,《林则徐西出阳关》这个本子里既没有爱情,也没有打斗,甚至连个女人都没有。不如干脆说,没戏!所以,纯粹为了消遣刺激,请千万别买这本书,以免浪费钱财和时间。

我曾想过编一个故事,比如:一个参加过三元里抗英身怀绝技又美艳绝伦风情万种的女剑客,出于对林则徐的敬爱与崇拜想保护林则徐,因而暗中随之出关。她神出鬼没,一路与图财害命的劫匪、英国人和间谍、穆彰阿派出的刺客等歹徒浴血奋战。好,这回有戏了!既有刀光剑影又有柔情蜜意;既血丝乎拉又浪漫神奇。后来呢,郑夫人去世了,女剑客与林则徐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肯定会有票房价值。

但我没这么做,甚至觉得连这么想一想都是犯罪心理。我恐怕这么一来,历史不是历史了,林则徐也不是林则徐了。

我觉得,乾隆皇帝可以戏说,武则天也可以戏说,但林则徐不能戏说,鲁迅也不能戏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糟蹋英雄、糟蹋历史以迎合市俗口味的作家是可鄙可耻的。

听说我要写《林则徐西出阳关》,好心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写,难度太大。说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儿,你费劲巴拉地写出来,导演一摇头就全完了。你有那功夫写点儿什么不好哇!

简直是傻冒儿一个，胆大妄为。

是的，傻冒儿我早就承认过，我是个不计收获、只管耕耘播种的老实农民，我全部的优点就是勤劳。我深信“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儿”因而也就没被饿死，不管丰年欠年，我总有些收获。

我坚信，人世间有许多事情其实是“妄为”出来的。创造是“妄为”，改革也是“妄为”。人没有点儿“妄为”的精神，这社会怕是也很难进步。

但是也有人支持并且逼着我写这个本子，那就是《历史巨人林则徐》一书的作者、自治区党校副校长邵纯同志。他说你行，非你莫属。没等我正式表态，他就给我送来几十本海内外出版的有关林则徐的书籍；甚至连《林则徐西出阳关》这个题都是他定的。我说林则徐出的不是阳关而是嘉峪关，要出阳关就跑和田去了，那样历史学家会笑话我们缺乏常识。他说这是一种悲壮的象征，大体走向不错。我说那好吧！出阳关就出阳关。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真正要写我才明白它的艰巨性。首先，你得花十倍于写本儿的时间去读别人写的有关林则徐的书。令我失望的是几乎所有关于林则徐的书都是只写他的前半生，重点是虎门销烟。仿佛林则徐只是个销烟英雄。关于戍边，大都是一带而过，这样就没办法了解林则徐的全貌。幸亏谷苞同志编的《林则徐在新疆》和赖洪波、李若彬同志编的《林则徐在伊犁》这两本书帮了我的大忙，我要在此对编书写书的专家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另外，所有与林则徐关系密切的几十个人物比如道光皇帝旻宁、伊犁将军布彦泰以及邓廷桢、全庆、黄冕等人，你都得闹清楚他们的身份和他们在这段特定的历史中所

起的作用以及大致的性格特点,这就只能在《清史稿》中去一一查找本纪、列传了。幸好我有一套《清史稿》;幸好这些人都有传,尽管都很简单,有的只有几百字。

第二,如前所述,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而且离我们较近,只有一百多年,所以不能任意虚构。而电影或电视又要求把人物的精神风貌集中到彼此相衔接的无数个画面中展现。也就是说,你必须给导演和演员提供情节和细节,让人物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做什么或说什么,而作者不能直接议论、分析、评价。而写这个本子所缺少的恰恰是不能任意虚构而又非虚构不可的情节和细节。也就是说,既受历史真实的严格限制,又必须充分展开文学的翅膀——想象。

我虽然写过不少小说、报告文学、游记之类的东西,但本质上是新闻记者。我深知写电影剧本对我来说就如同一个唱青衣的角儿改演刀马旦。故事片不能只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再现,它必须对现实生活艺术地加以提炼、概括和集中。它对作者的条件要求极为苛刻,是对作者思想水平、思维能力、对人生理解的能力以及知识见闻阅历、文化素质等等的全面检验,简单说来它是作者全面素质的综合体现。

近几年我与新疆电视台合作,写过数十部(集)电视专题片,自认为比较在行,因为我本来就是新闻记者。我一度到处游说,想在林则徐戍边 150 周年前搞出一部 10 集系列电视专题片,叫《踏着林则徐的足迹》,把林则徐走过的地方,所建立的功业与今天的现实加以对照,说明林则徐的精神业绩后继有人;林则徐当年富民戍边的理想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以实现。但有关人士对我这一建议反映冷淡,理由很简单:没钱。

于是我下决心写这个电影剧本。我觉得这是我们新疆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解放都快半个世纪了，居然就没有一部电影、电视全面反映林则徐在新疆这段悲壮感人的历史事实的。这不像话！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笑话我们：你们那辈儿人都干什么去了？你们整天大喊弘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都快把人耳朵震聋了，怎么不会干点儿正经事呢？

第三，林则徐在新疆3年，先是在伊犁，后来又周历南疆（包括东疆）10城，其实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兴办屯垦：指挥（资助）开渠引水，丈量土地，可以说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但是，所有伟大的事业其实都是平凡的，无数的平凡就构成了伟大。比如解放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辽阔的新疆大地上开垦了上百万公顷土地，创造了一座又一座绿洲新城，从某种意义来说，林则徐当年的宏愿是今日兵团人把它变成现实的，这还不够伟大吗？但这伟大正是兵团人一锹一镐一犁的平凡的举动创造出来的。不明白伟大始于平凡，伟大是平凡积累而成的这个道理，满脑子都是轰轰烈烈的幻想的人，终将一事无成。

所以，我们必须懂得：任何一位英雄人物其实都是平凡的，只不过别人吃不了的苦他能吃，别人受不了的罪他能受，别人克服不了的困难他能克服，他一刻不停地干着别人不肯干不屑于干的平凡事而已。

但是，道理归道理，电影终归是电影。我们不能在整部片子中从头到尾地让林则徐修渠开荒。那么，我都写了些什么呢？这不便也没有必要细说，只有请大家看剧本或者万一有可能的话看电影好了。

我之敢于“胆大妄为”，是我有两个条件或许是别人没有的：第一，我特别能理解林则徐“雷霆雨露总天恩”的情怀。一个人为国为民立下了赫赫功绩，如果他因此而飞黄腾达，官高爵显，那自然没什么可说的。这样的话，林则徐也许就被淹没在中国浩淼的宦海之中，而不是实在的，被炎黄子孙顶礼膜拜的民族英雄了。缺少雄才大略和民族气节又性格多变的道光皇帝旻宁偏偏把林则徐发配到新疆长达3年之久而不是像对“同案犯”邓廷桢那样一年多就释回并重新启用为陕甘总督。这就为林则徐人格的升华以及多方面展现他的才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人生一世，受委屈总是在所难免的。无端受过（因功获罪）给人在心理上造成的压力足以毁灭一个意志薄弱者。艰难困苦可以毁灭一个人，也可以使人更加坚强、更加高尚、更加勤奋努力因而也就更加伟大。林则徐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很好地回答了一个重大问题：在逆境中如何做人。这一点，林则徐可说是万世楷模。

我为什么说特别能理解“雷霆雨露总天恩”这句话呢？那是因为我当过“右派”长达20年之久，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支持我度过这段苦难岁月的不是别的，正是共产主义信念。我顽固地认为共产党就是自己的母亲，母亲在自己的孩子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把他痛打一顿并且逐出家门，你说这个挨了打的孩子该是一种什么心情，他将有什么表现呢？这靠逻辑推理是无法判断的，只有靠亲身感受。事实上，这孩子认为打了他的母亲还是他的母亲，他只有用加倍努力才能平息母亲的愤怒，他还是爱他的母亲并努力争取得到失去的母爱。这就是“雷霆雨露总天恩”。

也许有人认为：你这是在宣传逆来顺受，人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应该反抗，而不是默默地忍辱负重。忍辱负重不是什么美德，只是一种奴性。也许这种说法有道理，但道理是道理，事实是事实。你说林则徐在遭遣戍的时候该怎么办？他应该揭竿而起，率众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可惜，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是孙中山而不是林则徐。历史造就出来的林则徐是：在他官高爵显的时候不是设法保住自己的顶戴花翎而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英勇地抗击侵略者；在他遭受不公正待遇处于逆境时，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努力从事屯垦戍边。正是林则徐做到了这一切而别的封建官吏没有做到，所以他是英雄而别人不是。他只能这样，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以今人的观点企图让历史按照“应该”的路子发展是愚蠢的。一个作家只能按照历史的真实再现当年的人物和事件，无权赋予历史人物以“现代意识”。

尽管逆境确实可以使人更加坚强，更加高尚，更加成熟，更加聪明懂事，但我还是希望“母亲”不要虐待自己的孩子，不要人为地制造逆境，因为逆境毕竟可以毁灭万千人的创造生机、聪明才智以致生命。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在50万（也许更多）“右派”中像我这样能够坚强地活下来而且能够干点事情的恐怕为数不太多。

第二个条件呢，是林则徐在新疆去过的地方我都去过，林则徐没去过的地方我也去过。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几乎走遍了160万平方公里新疆大地上的每个地区县市。我熟悉新疆的每一座高山和每一条大河。我爱新疆的广袤无垠也爱它的荒凉贫瘠；爱新疆的每个民族人民也爱他们的文化艺术。在我的心目中，塔里木河畔的每一株红柳、每一棵胡杨，

阿尔泰山的每一条冰川和每一朵赤芍甚至塔克拉玛干大漠中的每一颗沙粒都是温柔的。

我想,当年林则徐也一定是怀着这种感情周历十城的。

我坚信,把林则徐崇高而悲壮的故事放在新疆博大而壮美的自然环境中来展现,定会激起万千读者观众爱国爱民的壮志豪情。

林则徐的精神将与天山共存,它永远是照耀中华民族前进的一支不熄的火把。

一个人奋斗了,他可能失败;但不奋斗永远不可能成功。我写了,导演看了可能摇头,即使我失败了,会有别的人继续写。林则徐在新疆这段悲壮的史实总有一天会通过电影、电视展现在亿万海内外中国人的面前。

最后,让我用林则徐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赘文。我写了,就觉得自己可以“上不负朝廷,下不负百姓,中不负同僚”。

片头。

字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初八。

雄伟的嘉峪关城楼。“天下第一雄关”特写。

一列行旅缓缓驶出关门，为首的是一乘蓝色八抬大轿，后面依次是空着的马拉轿车、骑马的聪彝、拱枢、仆人阿福等，再后面是满载书筐、行李的十几辆大车。

关外长亭，亭内设酒坛杯盏等。

肃州州牧梁云农及数十名文武官员在亭边肃然而立。

行旅走到亭前停下来，梁云农走到轿前亲自掀开轿帘扶林则徐下轿。

林则徐下轿拱手：则徐戴罪之身，何劳各位大人远送。

梁云农陪林则徐走向长亭，边走边说：林大人虎门销烟，威震中外，九龙之战大败英军，大长了国人志气。中华百姓视大人为擎天之柱，何罪之有？

林则徐：梁大人过誉了！

梁云农端起酒杯：请林大人满饮此杯，待雷霆息怒、雨过天晴之时，我等将在此迎候大人入关返朝。

林则徐接过酒杯：多谢梁大人和各位大人盛情相送，则徐没齿不忘。

林则徐言毕一饮而尽。

梁云农招手，玉门县令陈奇策走近前来。

梁云农：这是玉门县令陈奇策，前来迎送林大人。

陈奇策：林大人英名下官早有耳闻，敬佩之至。今日得以

相见，真是三生有幸。

林则徐：有劳陈大人了。

梁云农对陈奇策：林大人就托附给你了，若是林大人在你的辖境内有半点闪失，本官唯你是问。

陈奇策：是，下官自当小心侍奉。

梁云农、陈奇策陪林则徐走向轿车并扶他上去。

梁云农双手握住林则徐的手：林大人此去山高路险，漠野茫茫，一路上饮食冷暖，大人当自加小心。为了我多灾多难的中华百姓，请林大人务必多加珍重。

林则徐：则徐定不辜负百姓厚望。

车马启动。

众官员：林大人珍重！林大人一路平安，早日还朝！

林大人一路平安，早日还朝！

天高云淡，漠野无边。林则徐一行车马渐行渐远。

起主题歌，推出片名：林则徐西出阳关。

主题歌背景为本片精彩镜头。

主题歌词：

国之粹，民之魂，

顶天立地一巨人。

虎门销烟丧敌胆，

九龙大捷振人心。

因功获罪徙边塞，

饮恨含冤历艰辛。

啊，林则徐，林则徐，

自古英雄多磨难，

重振雄风建功勋。

山巍巍，沙漠漠，
安得春风度玉门。
巨擘调转伊河水，
浇得边塞处处春。
叶河岸边辟新绿，
富民戍边是根本。
啊，林则徐，林则徐，
报国何惧逆境深，
英名千古照后人。

林则徐一行在茫茫漠野中缓缓前进。

陈奇策骑马走在林则徐的车边：林大人，前面就是玉门县城了，下官先走一步。

林则徐：陈大人请便。只是希望一切从简，有碗粥喝也就行了。

陈奇策：林大人为官数十年，一向清正廉洁，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您在湖北布政史任上所发布的《由襄阳赴省传牌》下官句句记得：“倘有借名影射，私索水脚站规及一切供应者，该地方官立即严拿惩办！”下官怎敢为林大人铺张？

林则徐哈哈大笑：陈大人真是个有心人哪！此地土壤瘠薄，百姓生计艰难，为官者更应体恤啊！

陈奇策：谨遵大人教诲。

陈奇策言毕催马而去。

林则徐一行继续前进。此时天空晦暗，夕阳如月，圆而且大。

拱枢走近轿车，扬鞭直指：爹爹您看，怎么天没黑，月亮就出来了呢？

林则徐：儿啊，那不是月亮，是太阳。

拱枢对聪彝：二哥哥，爹爹说那不是月亮，是太阳。

聪彝：是太阳。

拱枢：太阳怎么没有刺眼的光芒呢？

聪彝：大概被云遮住了吧！

林则徐：不是被云，是被浮尘遮住了，这叫银日。

拱枢：银日！啊，银日真好看。爹爹，这里怎么没有村庄人家呀？

林则徐：这里没有水，种不成庄稼。

拱枢：为什么没有水呢？难道老天不下雨吗？

林则徐：下得很少。

拱枢：要是把咱们家乡闽江的水分一半来就好了！（突然大喊）爹爹，你流鼻血了！二哥哥，快，爹爹流鼻血了！

聪彝：爹爹，您不要紧吧！

林则徐用手帕擦拭：不要紧，只是感到口干舌燥，要是有点水喝就好了。

聪彝：看来我们得想办法买个装水的东西。

拱枢：前面有一行人马。

陈奇策乘马引一小轿走来：林大人一路颠簸，辛苦了，请乘轿入城。

林则徐：有劳你费心了。

玉门行馆室内，一灯如豆。林则徐在灯下日记。吱呀一声，门开了，陈奇策走进来：林大人还没有休息？

林则徐：哦？怎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

陈奇策犹豫着：下官深知林大人鞍马劳顿，不该前来打扰……只是若错过今晚的机会，将终生遗憾。所以……所以……

林则徐：奇策，有什么事你只管说。

陈奇策大喜过望：没想到林大人如此谦和，奇策就斗胆直说了。久闻大人诗书盖世，想讨大人一幅墨宝，不知大人……

林则徐呵呵笑道：这有何难。

林则徐取纸铺于桌上，稍加思索后奋笔疾书：

不信玉门成畏道，

欲倾珠海洗边愁。

陈奇策惊呼：唉呀，好字，好诗！林大人在遭受如此大的屈辱打击之后，仍能如此豁达大度，真令人敬佩之至。

林则徐：人活一世，屈辱、挫折总是难免的。雷霆雨露总天恩哪！

陈奇策：雷霆雨露总天恩！嗯，明白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林大人，天不早了，您明日还要赶路，早点歇息吧！

林则徐：好，慢走。

陈奇策走后，林则徐又伏案写日记，修家书。

林则徐挑灯疾书。

林则徐再挑灯，疾书。

林则徐站起来，捶背，揉眼，收拾笔墨纸砚。

林则徐持灯进入内室，给两儿盖被，举灯看拱枢脸。

拱枢脸部特写，他紧闭双眼，大滴泪珠滚落在枕头上。

林则徐掏出手帕轻轻地为拱枢拭泪，拱枢抽泣。

林则徐：枢儿，你没有睡着？

拱枢坐起来：爹爹，我想娘！不知道她的腿怎么样了。枢儿不在，娘腿疼的时候谁给她捶呀！

拱枢痛哭失声。

林则徐轻轻搂住拱枢：枢儿，是爹爹不好，连累了全家。

拱枢：不，爹爹好，爹爹没有错。娘说了，英夷欺负我们软弱，用鸦片来毒害我们，爹爹销烟是为了救中国。爹爹，我只是想娘。

林则徐：枢儿，我也想她。

拱枢：要不是腿疾，娘能和我们一起来就好了。

聪彝也坐了起来：小弟，你已经 16 岁，是个男子汉了，该多懂点儿事了。爹爹累了，让爹爹睡吧，有话明天再说，好吗？

拱枢擦去眼泪：好的，二哥哥，我听你的，爹爹，你睡吧！你们看着，枢儿今后心里再苦，也绝不再掉一滴眼泪。

聪彝：这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

林则徐眼含热泪，面带微笑。

次日黎明。车夫们在套车，聪彝、拱枢在备鞍。仆人阿福在往车上装行李。陈奇策走近车夫：这么多辆车上装的都是什么呀？

车夫：这七辆大车上装的都是书。林大人比我们车夫还累，不管走多长的路，每到一地他都要读书写字。

林则徐从室内走出来，陈奇策迎上前去：林大人，您今天就要离开玉门县界了。前面是三道沟，那里是交界处。安西

州牧黄文炳黄大人已派两名士兵前来迎接，一路为林大人安排食宿。他们昨晚就到了。

两名士兵走过来跪拜：参见林大人。

林则徐：好，好，起来起来，你们一路辛苦了。

两士兵：林大人辛苦了。

林则徐转身对陈奇策：多谢陈大人一路关照，则徐告辞了。

陈奇策扶林则徐上车：林大人一路保重。

林则徐：后会有期。

车马启动。

林则徐一行继续在戈壁荒野中颠簸前进。林则徐盘坐车内，双目微闭，面色憔悴，一鼻孔用纸卷堵着，上有血迹。

后面两骑飞驰而来，走到近前勒住马问：车中可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林大人？

聪彝迎上前去：你等是何人？

来者：我等是官邮，带有林大人万金家书，上司令我等沿路探投。

拱枢上前抢先接过书信：噢，娘来信喽！爹爹，给你，娘的信。我一看就知道是娘亲笔写的。

聪彝从袖中取出散碎银子递给邮差：二位兄弟辛苦了，买杯酒喝吧！

邮差接银子：多谢公子！

林则徐坐在车上读信，时而面带微笑，时而热泪盈眶。

尘土飞扬的荒野小镇街肆，林则徐在一个卖腌蘑菇的老人摊前停下来：老人家，你卖的是什么呀？

老人：是腌蘑菇，老爷，你尝一尝，可好吃呢！

林则徐尝一口：嗯，不错不错。

老人：买些？

林则徐：买些，买些。

仆人阿福付钱。

老人：这位老爷好和气，听口音是南方人？

林则徐：正是，福建福州。

老人：哦？听说两广总督、钦差大臣、销了英人的烟、把英国鬼子打得鼻青脸肿的林则徐林大人也是福州人。

林则徐：哦？你认识他？

老人：小的一介草民，怎么认得他！只是今年春上闽浙总督邓廷桢邓大人路过这里，也是买了我的蘑菇，坐在我的摊前说起过林大人。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向邓大人打听南海战事，这么说起来的。唉，皇上真糊涂啊，把一些忠臣义士都问了罪，革职的革职，充军的充军，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啊！

林则徐：老人家，难得你这一片爱国之心。放心吧！中国有千千万万个林则徐、邓廷桢，中国亡不了。

林则徐说罢转身而去。

安西州牧派来的士兵走近老者，小声地说：告诉你，他就是林则徐！

老人禁不住热泪长流：我也猜出个七八分才对他说那番话的。我这双老眼分得出忠奸！

景同上场。林则徐在一个卖葫芦的摊前停下来，拿起一个葫芦，打开盖儿仔细看着：嗯，用它装水甚好。

卖者：就是装水用的葫芦，买一个吧！

林则徐：多少钱一个呀？

卖者：五十文，老爷，买一个吧！

林则徐：嗯，要买就多买几个。

晓风残月。林则徐一行继续在戈壁滩上向北进发。

安西州城外。州牧黄文炳在凛冽的寒风中伫立。林则徐车马缓缓驶近，黄文炳迎上前去，林则徐下车。

黄文炳：林大人辛苦了，安西州牧黄文炳前来迎接。

林则徐拱手：何劳黄大人亲自远迎！

黄文炳：请林大人乘轿入城。

林则徐上轿，队列继续前进。

行馆内客厅。黄文炳抱一摞书信进来：林大人人马未到，各地寄给林大人的书信却先期到达。可见得全国各地的人都在关心林大人的安危呀！

林则徐接过书信放在桌上：我林则徐有何德何能？只不过这每一封书信都是一颗爱国之心哪！黄大人请坐，阿福，上茶。

黄文炳：听说林大人贵体不适，时而鼻血不止，时而腹泻不停。我已经派人去请本城一位老医生，过会儿就到了。

林则徐：多谢了。人老了，自然就百病缠身。想来不要紧，并非致命之疾。黄大人，则徐离开西安已有两个半月，不

知东南沿海战况如何呀？可有邸抄，能否借来一阅？

黄文炳：邸抄自当派人送来。大人不必着急，身体不适，不妨在安西城中将息数日。

林则徐：不行啊，天气日渐寒冷，则徐此行还要越天山，过戈壁，宜早不宜迟啊！陈大人，邸抄不阅也罢，你就将近两三个月来的战况简要地说给我听吧！

黄文炳：六月癸巳，英船寇京口。丙申，英船寇镇江，齐慎等人逃跑了。丁酉，英人陷镇江，副都统海龄海大人殉职了。这些您都知道了吧！

林则徐点头。

黄文炳：以后，英船又寇江宁省城。

林则徐：哦？圣上派何人前去御敌呀？

黄文炳：圣上命伊里布等人议款，命奕经进驻常州。后来，耆英等人奏请与英军官玛礼逊等议罢兵。

林则徐：罢兵？皇上怎么说的？

黄文炳：皇上答应耆英所请，钤了御宝，说是“朕因亿万生灵所系”。

林则徐悲愤地在地上走来走去，然后站在黄文炳面前：什么条款？

黄文炳：英人索要被销毁烟价、商欠还有战争费用共两千一百万两白银！

林则徐：欺人太甚！他们用鸦片毒害我们，用洋枪洋炮屠杀我们，反倒要我们出钱！还有呢？

黄文炳：英人要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

林则徐：嗯，这我早就对他们说过，只要他们不再贩卖鸦片，遵守我大清国律例，别说五港通商，就是十港通商又有何